



# 四个事关临终的社会学主题

▲纽约州立大学新帕尔兹分校社会学教授 Peter Kaufman

我得了肺癌，已经第四期了。不治之症，临近死亡。

我总是要问：为什么是我？作为一名社会学家，我不懂医学和生理科学，但我更感兴趣的是疾病、临终的社会过程。以下是我观察到的四个与临终死亡有关的社会学主题。当然，这些并非真正的研究，而是在我的生活、疾病和兴趣中产生最密切的共鸣。

## 经验一 写下所有帮助过你的人的名字

我们都过着错综复杂的、相互联系的生活。尽管我并未承认这个道理，但当我被诊断出患有绝症时，它却那么正确无误。马上地，我的日常生活成为许多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：医生、护士、技术人员、护工和行政人员，更不用说家人和朋友了。

在第一次CT扫描后，我告诉自己，我要写下每天帮助我的人的名字，这样我就可以在睡觉前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。我也建议你做个练习：写下所有帮助过你的人的名字，理解与拥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。因为，如果我不向别人敞开心扉，我怎么能真正爱自己呢？

## 经验二 相互尊重 善待彼此

在确诊的一个月后，我写了电子邮件给同事，告知我的情况。最初，我收到许多答复，他们由衷地表示悲伤和同情，许多人也慷慨地帮忙，以减轻我和家人的负担。但是很快地，人们的同理心就干涸了。

## 医者·感悟

### 信任是最大的帮助

▲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儿科 黄晓芳

我在新生儿科轮转时，有天晚上值班，接诊了一位从其他妇幼医院转来的患者。当时，孩子刚生下来3天，吃奶较差、呼吸比较急促。结合入院辅检，诊断为新生儿肺炎，进行抗感染治疗。

入院第3天，孩子的血培养回报B族链球菌生长，这是出乎我意料的。当我扶着眼镜，心怀忐忑地准备告知患儿家长腰穿可能存在的风险时，孩子父亲却对我说：“医生，不用说了，我们相信您，您就做吧，任何风险我们都不怕！”随后大笔一挥，签上了自己的名字——这样的信任，对于初出茅庐的我来说，是个莫大的鼓励。那天，我做腰穿时比以往更加谨慎、更加小心翼翼，因为我觉得我有责任、有义务去维护好患者家属给予我的信任。

2周后，孩子出院了。我们微笑着告别，看着孩子在母亲的怀中安然入睡、看着一个圆满幸福家庭得以延续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原来，医生可以拯救的远不止一个生命，更多时候，我们拯救的是一个家庭。

有人说，医患是并肩作战的战友，唯一共同的敌人就是疾病。那么，亲爱的患者朋友们，在你们的战友与疾病作战时，一份信任与鼓励，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与帮助！



几周过去，这些人中很少有人再跟进我的情况了。当我在校园或城里时遇到他们，谈话也很少触及我的病情了。

作为一名社会学家，我对这种情况很感兴趣。死亡议题会使社会互动变得很不舒服。我们大多数人——包括我自己，都宁愿避免。我想，社交互动是相互维持的。无论是与熟人进行面对面交流，还是与家人和朋友间互动。相互尊重、善待彼此，这虽然十分简单，但往往被忽视。

## 经验三 努力缓解别人忍受的不平等和歧视

人们不需要成为社会学家，也能认识到社会不平等是多么的普遍。无论是教育、住房、就业等社会制度，还是婴儿死亡率、识字率和预期寿命等社会指标，社会群体之间的广泛差距都是显而易见——癌症也可以添加到此列表中。

在确诊后，我几乎每周都会收到医疗保险机构的帐单。幸运的是：最后要我

自付的金额不多。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幸运。即使有些医疗法案的出台使未参保人数大幅减少，但18-64岁的美国公民仍有15%以上没有医疗保险，他们怎么办呢？

让我们承认社会不平等对人们产生的不利影响，并感激自己能享受到的好运吧。同时，也应努力缓解别人忍受的不平等和歧视。我们不应该滥用特权，过着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贪婪无知的生活。

## 经验四 直面无常 同情所有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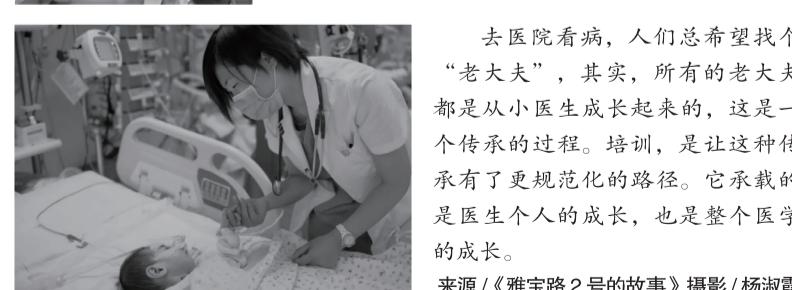
死亡是无常的终极形式，但在学术上思考死亡与真实地面对自己的死亡截然不同。我知道我不是不朽的，也理解无常的无处不在和必然性。然而，当我努力将这一真理运用到我自己的生死中，我也知道我不想离开这个世界，也不想跟我爱的人说再见。

作为社会学家，作为一个经常教授社会如何变化的人，我看到一个不协调的事实——我不能接受自己即将出现的变化。但同时我也意识到，每个人都会经历损失、变化和动荡，要努力在人类经历的动荡和不可预知的旅程中，同情所有人。

节选自：“A Sociology of My Death”  
编译：高行云

## 医学·摄影

# 大医院 小医生



去医院看病，人们总希望找个“老大夫”，其实，所有的老大夫都是从小医生成长起来的，这是一个传承的过程。培训，是让这种传承有了更规范化的路径。它承载的是医生个人的成长，也是整个医学的成长。

来源/《雅宝路2号的故事》摄影/杨淑霞

## “袁”何如此·日志②8

### 为什么你总是充满正能量

▲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 袁钟

2021年3月29日



问：“为什么你总是充满正能量？”

答：“事物总有两面，多看好的一面会充实和愉悦自己，给自己积极向上的力量，有利于身心、有利于生态，获得感和幸福感更多。”

2021年3月30日

笑着吃亏的，多是那些笑到最后和笑得最好的……

2021年3月31日

没有对精神“世界”哪怕一丁点感受，人就只能认识自然的皮毛；进入精神“世界”的入口是“理解”以及“仿效”，“自然”必定永远对“理解”和“仿效”这两种认识形式沉默。

——读《哲学人类学》

2021年4月1日

所谓医院高质量发展，就是从“有没有”“快不快”“大不大”到“好不好”“美不美”“善不善”。

2021年4月2日

当你说：“当医生就要当好人”，有人会说：“好人没好报”。

当你说：“当医生应该有仁爱之心”，有人会说：“仁爱是有条件和有限的”。

这社会，有人自己做不到仁爱，也不希望别人做到，否则会感到压力和威胁。为了让“不怎么仁爱的行为”有合理性，给自己做各种事（包括低俗的事）以理由，于是花大力气研究“仁爱是有条件和有限的”。

2021年4月3日

1991年，我“落入”北京协和的“人堆”，从此受到吴阶平、吴英恺、邓家栋、方圻、张之南、邵孝洪等前辈的熏陶。如今，他们都“出了远门”，好想再见到他们，好想再到他们的办公室，到他们的家里，静静地听协和的老故事，慢慢体会协和男神，谦逊而有自信，温柔而有原则，善良而有锋芒的风格。

2021年4月4日

北京西山脚下、原北京市卫生局党校内，有一座纪念抗SARS牺牲的医护的纪念碑。我去祭拜过多次，读着那些医生和护士的名字，想着2003年春夏之交的北京，再想想2020年的武汉，多么希望会有一座为纪念抗击新冠疫情牺牲医护的纪念碑。

如今，人类社会的重大风险已由饥荒、自然灾害和战争转为重大传染病，这需要政府和社会重新认识医疗和医生的地位，为更多好医生、好护士的涌现提供支持。清明节，我们一起向在抗疫中牺牲的医护默哀致敬！